

千島故人

史节文：从舟山走出的“解元”武进士

□史宏

历史上，宁波地区涌现出众多进士。为光宗耀祖，彰显个人与家族的荣耀，他们几乎都会制作一块“进士第”匾额，悬于自家宅第大门之上。可惜此类匾额能留存至今者寥寥无几，即便有，亦多为后世仿制。

在舟山舵岙史氏祠堂门前，便有这样一块匾额，长约1.9米，宽约0.8米，每字约45厘米见方，黑底金字。虽因年代久远而褪色，且无落款，却依然令人瞩目。那么，这块进士匾额为谁而设？他又有着怎样的生平？

一 祖不仕元迁昌国

此匾额的主人是清代康熙年间的武进士史节文，定海舵岙人（今属普陀区东港街道）。据《浙江通志·选举志》记载，康熙四十五年（1706）丙戌科武进士名录中有“史节文，定海人”。此外，《钦定四库全书》也将其名收录于武进士名录之中。

史节文生卒年不详，生活于康熙与雍正年间，为四明史氏后裔，家族中已知的唯一武进士，也是舟山历史上第一位武进士。据《古藤史氏宗谱》记载，其远祖髓之，弥壮（南宋丞相史浩之堂侄）之子，字子颀，号拙斋，登仕郎，总干，赘昌国（今舟山）桃花浦戴氏。子一，善卿，住昌国芦花浦，立籍为史，遂尊为当地史氏始祖。

历史上，芦花浦位于舟山本岛的东南，依山傍海，以渔盐业著称。这里人迹稀少，偏僻又冷落。到了清代，地属宁波府定海县，康熙二十六年（1687），由“舟山”改名“定海”。解放前后，当地一直保留着芦花乡的地名（至1992年芦花乡与勾山乡合并为勾山镇），舵岙只是其中一隅。过去，这里居住50户左右史氏人家。

四明史氏乃南宋甬上“四大望族”之一，素有“一门三相，四世两封王”之盛誉。自始祖史惟则迁居四明后，开枝散叶，后裔多分居于宁波东乡一带。至“弥”字辈与“之”字辈时，更是人才辈出，盛极一时。据现有史料研究表明，到了南宋灭亡前后，四明史氏家族也随之衰落，四明史氏家族成员大多与元朝政府持不合作态度，或外迁，或隐居。可以想象，在此历史背景下，史髓之才迁居至昌国桃花浦。

之后，其子史善卿定居芦花浦，繁衍生息，时越数百年。那么，史节文为史善卿的几代世孙呢？根据四明史氏的辈分排行，史节文乃当地始祖史善卿的十四世孙。

二 父辱发愤终登第

古代考中进士殊为不易，需经乡试、会试、殿试三级，武进士亦然。清代武科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，考试内容涵盖马射、步射、开弓、舞刀、掇石等武艺，兼考《武经七书》策论。由此可见，史节文乃是一位文武兼备之人。

那么，史节文是如何考取武进士的呢？说来也事出有因。据光绪十年《定海厅志·卷十·人物》记载：“史节文，字霞山，舵岙人。父某充里保，以公事衍期被杖责。节文痛之，遂发愤读书，兼习武技，寒暑不辍。



悬挂在舟山舵岙史氏祠堂上“进士第”匾额 史济 摄

康熙四十四年（1705），中武科解元，明年成进士。知县缪燧辑县志，深资其力。”“武解元”，即武科举人之第一名。

由上可知，其父因在乡里为官府办差延误公事而遭杖责，此事给史节文内心带来极大震动。痛定思痛后，他勤学苦练，终不负众望，于康熙四十四年夺得浙江武科乡试魁首，继而一路过关斩将，最后顺利考中武进士。功名既成，史节文步入仕途。据《江西通志·卷十八》“参将游击”一栏记载：“雍正三年（1725），史节文，浙江定海人，武进士，署南瑞镇前营中军游击。”当时，总兵之下设有副将、参将等协理军务之职，史节文为参将署列中的“中军游击”。

三 协守南瑞保安宁

那么，南瑞镇位于何处？“前营中军游击”又是何种职务？

南瑞镇乃绿营江西巡抚标下四镇之一，驻南昌府，辖南昌、瑞州（今高安）等地防务。中军游击主管营务，负责粮饷、文书、训练及协防，为从三品武职，属绿营中级军官。彼时江西虽无大规模战事，却亦非太平之地。赣江作为南北漕运要道，水匪劫掠、私盐贩运等事件频发。南瑞镇驻军无疑是保障漕船通行、弹压地方动乱的一支重要力量。因此，史节文在任期间，极有可能参与了赣江流域的治安维护与漕运保障事务。

当然，在雍正三年（1725）署任此职之前，史节文应该早有军旅经历。在李绂的《穆堂别稿·卷二十八》中，有一段与史节文相关的记载：“康熙六十一年（1722）七月，内九卿议覆将拣选年满，千总分发各省，遇

有双单月缺出，无论题补地方不题补地方，悉令补用，以至双月武进士功加难荫效劳，武举捐纳各项人员及单月现任小衙守备，竟无升选。兹据武进士史节文等呈称，终身竟无铨选之期等情。臣等窃思拣选年满，千总一项固系精锐之人，所当急为擢用，而进士各项人等亦系轮班，应用之员若使之无缺升选，实属可悯……”文中的“臣”，即作者李绂，他是清代大臣，曾任广西巡抚、直隶总督等职。

由此可见，史节文的仕途并非一路畅达，其间，他曾向上级反映军中存在的晋升阻滞等不合理现象，并得到了时任上司李绂的同情与支持。同时，由此亦可推知，史节文并非初授官职即为“署南瑞镇前营中军游击”，而是经历了十年左右的基层历练，方得任此职。

至于史节文其后的仕宦生涯，目前还未能找到其他相关史料记载，诚为遗憾。

四 怀乡诗笔留其名

如今，史节文的故居早已湮没无存，舵岙当地村落亦已整体拆迁，唯余一座孤零零的史氏祠堂，孑然屹立于荒野之中，远处高楼林立，形成鲜明对比。

关于这座颇具历史的史氏祠堂。据当地族人史济先生所述，此处原为史氏祖宅，包括堂前在内共三间堂屋，俗称“九阁堂楼”。其中，堂前宽4.45米，纵深“九驳”（即九架梁），计12.5米。当时祖宅为“奋斗屋”（三合院样式），正中一间称堂前，两边堂屋设有阁楼和老虎窗（天窗），堂屋两侧有“厩头”和左右厢房，总占地约一

亩，据传为康熙五十三年（1714）重修。后堂屋被族人用作祠堂，因年久失修而破败不堪。至1993年，由族人史济隆出资万余元，方得修缮。前些年，周边民宅被国家征用拆迁后，仅余下这三间堂屋（即“九阁堂楼”）组成的祠堂。几百年过去，如今祠堂内，除了这块“进士第”匾额外，没有留下关于史节文的其他旧迹。

所幸的是，《普陀山志·卷之十八诗咏》《翁洲诗征》及《四明清诗略》收录了史节文所写的《怀补陀洛迦山》诗作，其中《翁洲诗征》和《四明清诗略》还附有史节文简介。诗云：

吾生如幻寄，浮海竟为家。
胜地邻相接，仙山路不赊。
波光凝晓日，洋水浴莲花。
但得烟霞趣，无烦入少华。

诗的末尾还注有：“余家于舵岙，去山只一水耳。”其中，“山”即指如今的普陀山，“补陀洛迦山”为当时普陀山全称。

此诗意味深长，格调清雅。它不仅展现了史节文对年少时常游之地——近在家乡咫尺的普陀山的感怀，也侧面流露出其身处行伍、远离故土的羁旅怀乡心境。笔者推断，此诗应作于他远离家乡的军营之中。同时可知，史节文并非一介莽夫，而是一位才华不凡、心系桑梓的武进士。这一点，亦可从他参与康熙《定海县志》编纂，光绪《定海厅志》有其“深资其力”的记载中得到佐证。



舵岙的史氏祠堂正面大门 史济 摄

本版与市政协
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合办
第1276期

来稿请发

zswb03@zsnews.com